淮海居士長短句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淮海居士長短句

——蘇門四學士詞之一

蘇門四學士詞

1.淮海居士長短句　一冊
2.豫章黄先生詞　一冊
3.晁氏琴趣外篇　合一冊
4.柯山詞



淮海居士長短句

〔宋〕秦　觀著

龍榆生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5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耗1/32・3 9/16印張・49,000字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6,100　定價：(7)0.32元
統一書號：10018.8　57.6,京型

校訂蘇門四學士詞弁言

龍榆生

宋詞發展到了蘇軾，劃下一條大界綫。正如王灼所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雞漫志卷二）這些話表明，長短句歌詞在蘇氏以前，雖然也有很多好的作品，但在當時一般小市民階層中，卻瀰漫着柳永「淺近卑俗」的浪潮，格調是不够高的。蘇氏舉起大旗來，和柳七這一派對抗，因而創建了「清壯頓挫」的「豪放派」，使後來英雄豪傑之士，都對塡詞發生莫大興趣，因而延長它的生命，直到今天。這是值得人們注意的。

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四個作家，都是崇拜蘇氏的，所以當時號稱「蘇門四學士」。這四人在塡詞方面，雖然因了各個性格的剛柔和造詣的深淺有所不同，而作爲蘇氏的羽翼，替詞界別開生面，則是各有其不朽功績的。這中間，秦氏最爲突出，開了後來所謂「婉約派」。雖然蘇氏曾譏誚過他，說什麽「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高齋詩話）究竟淮海詞的風格，和柳氏樂章集是迥乎不同的。張詞接近秦氏，可惜作品流傳太少！黃、晁二氏直接蘇

氏傳統，卻也各自成家。補之說：「黃詞『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能改齋漫錄卷十六）這些話，也對，也不對。黃詞生新瘦硬，恰像他的詩；但它的骨子裏卻蘊蓄着無窮意味；譬之喫橄欖，細嚼之後，舌頭上是要回甘的。晁詞沈咽悽壯，實爲辛棄疾所從出。元好問把黃、晁二家和陳與義、辛棄疾並列，作爲蘇派的嫡傳，（詳見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是很有見解的。

這校訂本把四家合了起來，所搜版本、資料，也都用過一番心力。雖然還有一些問題難於解決，作爲研究北宋詞者的參考，可能有些幫助。宋人詞在句讀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後來訂詞律的弄得那麼死。這裏面確有不少養料，惟在讀者善於吸收而已。

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龍榆生重校於上海

目錄

卷上

卷中

淮海居士長短句上

高郵㈠ 秦觀 少游

望海潮 廣陵懷古㈡

星分牛斗、疆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香、鶯啼人起、珠簾十里東風。㈢ 豪俊氣如虹。曳照春金紫、飛蓋相從。巷入垂楊、畫橋南北翠煙中。 追思故國繁雄。有迷樓挂斗、月觀橫空。紋錦製帆、明珠濺雨、寧論爵㈣馬魚龍。往事逐孤鴻。但亂雲流水、縈帶離宮。最好揮毫萬字、一飲拚千鍾。

㈠「高郵」二字，宋刊本淮海居士長短句（以下簡稱宋本）、明嘉靖張綖本淮海長短句（以下簡稱張本）皆無，依毛晉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淮海詞（以下簡稱毛本）補。

㈡ 宋本無題，依張、毛及清道光王敬之刊淮海集本（以下簡稱王本）補。

㈢「珠」張、毛、王本皆作「朱」，「東」皆作「春」，此从宋本。

㈣「爵」張、毛、王本皆作「雀」，此从宋本。

其二　越州懷古㈠

秦峯蒼翠、耶溪瀟灑、千巖萬壑爭流。鴛瓦雉城、譙門畫戟、蓬萊燕閣三休。天際識歸舟。泛五湖煙月、西子同游。茂草臺荒、苧蘿村冷、起閑愁。何人覽古凝眸。悵朱顏易失、翠被難留。梅市舊書、蘭亭古墨、依稀風韻生秋。狂客鑑湖頭。有百年臺沼、終日夷猶。最好金龜換酒、相與醉滄洲。

㈠宋本無題，依張、毛、王本補。

其三　洛陽懷古㈠

梅英疏淡、冰澌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㈡堪嗟。煙暝酒旗斜。但

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柰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㊀宋本無題，依張、毛、王本補。

㊁「是事」王本作「事事」。

其四㊀

奴如飛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隨。微月戶庭、殘燈簾幕、匆匆共惜佳期。纔話暫分攜。早抱人嬌咽、雙淚紅垂。畫舸難停、翠幃輕別、兩依依。別來怎表相思。有分香帕子、合數松兒。紅粉脆痕、青牋嫩約、丁寧莫遣人知。成病也因誰。更自言秋杪、親去無疑。但恐生時注著、合有分于飛。

㊀張、毛、王本題作別意。

沁園春㊀

宿靄迷空、膩雲籠日、晝景漸長。正蘭皋泥潤、誰家燕喜、蜜脾香少、觸處蜂忙。

盡日無人簾幕挂、更風遞游絲時過牆。微雨後、有桃愁杏怨、紅淚淋浪。風流寸心易感、但依依竚立、回盡柔腸。念小奩瑤鑑、重勻絳蠟、玉籠金斗、時熨沈香。柳下相將游冶處、便回首青樓成異鄉。相憶事、縱蠻牋萬疊、難寫微茫。

㈠張、毛、王本題作春思。

水龍吟　贈妓婁東玉㈠

小樓連遠㈡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朱㈢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甃。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㈣人依舊。

㈠宋本無題，依張本補。「婁」毛、王本皆作「樓」。

㈡「遠」張、毛、王本皆作「苑」，此从宋本。

㈢「朱」張、毛、王本皆作「疏」，此从宋本。

(四)「向」毛本作「照」，此从宋本。

八六子(一)

倚危亭、恨如芳草、凄凄(二)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一)毛本題作春怨。

(二)「凄凄」張、王本皆作「萋萋」，此从宋本。

風流子(一)

東風吹碧草、年華換、行客老滄洲。見梅吐舊英、柳搖新綠、惱人春色、還上枝頭。寸心亂、北隨雲黯黯、東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煙兩岸、數聲橫笛、一葉扁舟。青門同攜手、前歡記、渾似夢裏揚州。誰念斷腸南陌、回首西樓。算天長地久、有

時有盡、奈何緜緜、此恨難㈢休。擬待倩人說與、生怕人愁。

㈠毛本題作初春。

㈢「難」原作「無」，係沿毛、王本之誤，依宋本改。

夢揚州

晚雲收、正柳塘煙雨初休。燕子未歸、惻惻輕寒如秋。小闌㈠外東風軟、透繡幃花密香稠。江南遠、人何處、鷓鴣啼破春愁。　長記曾陪燕游。酬妙舞清歌、麗錦纏頭。殢酒困㈡花、十載因誰淹留。醉鞭拂面歸來晚、望翠樓簾捲金鉤。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

㈠「闌」下疑奪「干」字，依律，此爲七句。

㈡「困」原作「爲」，宋本同，與下句「因誰」二字語複，依張、毛、王本改。

雨中花

指點虛無征路、醉乘斑虬、遠訪西極。看㈠天風吹落、滿空寒白。玉㈡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捲煙開、洞觀金碧。重重觀閣、橫枕鼇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火、杳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環偷報消息。任青㈢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

㈠「看」原作「正」，宋本同，依毛本改。

㈡「白玉」宋本、張本、毛本皆誤合爲「皇」字，此依王本改。

㈢「任」原作「在」，誤，依況周頤校改。「任」下原無「青」字，宋本及張、毛本同，依王本補。

一叢花

年時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滋。疏簾半捲微燈外、露華上煙裊涼颸。簪髻亂抛、偎人不起、彈淚唱新詞。佳期誰料久參差、愁緒暗縈絲。想應妙舞清歌罷、又還對秋色嗟咨。惟有畫樓、當時明月、兩處照相思。

鼓笛慢

亂花叢裏曾攜手、窮豔景、迷歡賞。到如今、誰把雕鞍鎖定、阻游人來往。好夢隨春遠、從前事不堪思想。念香閨正杳、佳懽未偶、難留戀、空惆悵。　永夜嬋娟未滿、歎玉樓幾時重上。那堪萬里、卻尋歸路、指陽關孤唱。苦恨東流水、桃源路欲回雙槳。仗何人、細與丁寧問呵、我如今怎向。

促拍滿路花

露顆添花色、月彩投窗㊀隙。春思如中酒、恨無力。洞房咫尺、曾寄青鸞翼。雲散無蹤迹。羅帳春㊁殘、夢回無處尋覓。　輕紅膩白、步步薰蘭澤。約腕金環重、宜裝飾。未知安否、一向無消息。不似尋常憶、憶後教人、片時存濟不得。

㊀「窗」原作「霜」，誤，依宋本及張、毛、王本改。

㊁「春」原作「薰」，宋本、張本同。依明嘉靖本陳耀文花草粹編卷八改。

長相思（一）

鐵甕城高、蒜山渡闊、干雲十二層樓。開尊待月、掩（二）箔披風、依然燈火揚州。綺（三）陌南頭。記歌名宛轉、鄉號温柔。曲檻俯清流、想花陰誰繫蘭舟。念凄絕秦絃、感深荆賦（四）、相望幾許凝愁。勤勤（五）裁尺素、奈雙魚難渡瓜洲。曉鑑堪羞、潘鬢點吳霜漸稠。幸于飛鴛鴦未老、不應同是悲秋。

（一）彊邨叢書本賀方回詞亦有此首，調作望揚州。

（二）「掩」賀詞作「捲」，是。

（三）「綺」賀詞作「繡」。

（四）「賦」王本作「璞」，謂荆山之璞也，於義爲長。

（五）「勤勤」賀詞作「殷勤」。

滿庭芳

山抹微雲、天連㈠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㈡點、流水繞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㈢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㈠「連」毛本作「粘」。附注：「『天粘衰草。』今本改『粘』作『連』，非也。韓文：『洞庭漫汗，粘天無壁。』張祜詩：『草色粘天鶗鴂恨。』山谷詩：『遠水粘天吞釣舟。』邵博詩：『平浪勢粘天。』趙文昇詞：『玉關芳草粘天碧。』嚴次山詞：『粘雲紅影傷千古。』葉夢得詞：『浪粘天蒲桃漲綠。』劉行簡詞：『山翠欲粘天。』劉叔安詞：『暮煙細草粘天遠。』『粘』字極工，且有出處。若作『連天』，是小兒之語也。」

㈡「萬」張、毛、王本皆作「數」，此从宋本。

㈢「惹」毛本作「染」。

其二

紅蓼花繁、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霽天空闊、雲淡楚江清。獨棹孤篷小艇、悠悠過煙渚沙汀。金鉤細、絲綸慢捲、牽動一潭星。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飄萍。飲罷不妨醉臥、塵勞事有耳誰聽。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其三

碧水驚㈠秋、黃雲凝暮、敗葉零亂空堦。洞房人靜、斜月照徘徊。又是重陽近也、幾處處砧杵聲催。西窗下、風搖翠竹、疑是故人來。傷懷、增悵望、新歡易失、往事難猜。問籬邊黃菊、知爲誰開。謾道愁須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憑闌久、金波漸轉、白露點蒼苔。

㈠「驚」王本作「澄」，似較勝。

江城子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爲繫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其二

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愁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後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紅。莫悤悤、滿金鍾。飲散落花流水各西東。後會不知何處是、煙浪遠、暮雲重。

其三

棗花金釧約柔荑。昔曾攜、事難期。咫尺玉顏和淚鎖春㊀閨。恰似小園桃與李、雖同處、不同枝。　玉笙初度顫鸞篦。落花飛、爲誰吹。月冷風高、此恨只天知。任是行人無定處、重相見、是何時。

㊀「春」張、毛、王本皆作「金」，此从宋本。

滿園花

一向沈吟久、淚珠盈㊀襟袖。我當初不合苦撋就。慣縱得軟頑、見底心先有。行待癡心守。甚捻著脈子、倒把人來僝僽。近日來非常羅皁醜、佛也須眉皺。怎掩得衆人口。待收了孛羅、罷了從來斗。從今後、休道共我、夢見也不能得句。

㊀「盈」原作「凝」，誤，依宋本及張、毛、王本改。「淚珠」王本作「珠淚」。

淮海居士長短句中

高郵秦觀少游

迎春樂

菖蒲葉葉知多少、惟有箇蜂兒妙。雨晴紅粉齊開了、露一點嬌黃小。早是被曉風力暴、更春共斜陽俱老。怎得香香㈠深處、作箇蜂兒抱。

㈠「香香」張本作「花香」。注：「『花香』原作『香香』，恐是當時語。」毛本同。

鵲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菩薩蠻

蛩㊀聲泣露驚秋枕、羅幃淚溼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陰風翻翠幔、雨澀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㊀「蛩」原作「蟲」，張、毛本同，改从王本。

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獨自淒涼人不問。欲見回腸、斷盡金鑪小篆香。黛蛾長斂、任是春風吹不展。㊀困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

㊀「春」張、毛、王本皆作「東」。「展」張、毛本皆作「轉」，誤，此从王本。

木蘭花㊀

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翦。西樓促坐酒杯深、風壓繡簾香不捲。玉纖慵整銀箏雁、紅袖時籠金鴨煖。歲華一任委西風、獨有春紅留醉臉。

㊀毛本作「玉樓春」。

畫堂春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柳外畫樓獨上、凭闌手撚花枝。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

千秋歲㊀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㊀ 毛本題作謫虔州日作。「虔」當爲「處」之訛。

踏莎行　郴州旅舍㊀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㊁。

㊀ 宋本及張、王本皆無題，依毛本補。

㊁ 張本注：「坡翁絕愛此詞尾兩句，自書於扇云：『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釋天隱註三體唐詩，謂此二句實自『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變化。然邶之『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已有此意，秦公蓋出諸此。又王直方詩話載黃山谷惜此詞『斜陽暮』意重，欲易之，未得其字。今郴誌遂作『斜陽度。』」愚謂此亦何害而病其重也。李太白詩：『睠彼落日暮，』即『斜陽暮』也。劉禹錫：『烏衣巷口夕陽斜，』杜工部：『山木蒼蒼落日曛，』皆此意。別如韓文公紀夢詩：『中有一人壯非少，』石鼓歌：『安置妥帖平不頗』之類尤多，豈可亦謂之重耶？山谷當無此言；即誠出山谷，亦一時之言，未足爲定論也。」毛本除刪去「亦一時之言」一句外，餘並同。

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豔陽都幾許、可無時霎閒風雨。

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持酒勸雲雲且住、憑君礙斷春歸路。

一落索

楊花終日㈠飛舞、奈久長難駐。海潮雖是暫時來、卻有箇堪憑處。紫府碧雲爲路、好相將歸去。肯如薄倖五更風、不解與花爲主。

㈠「終日」下原有「空」字，張本同。按：此調前後闋首句皆六字，依毛本刪。

醜奴兒㈠

夜來酒醒清無夢、愁倚闌干。露滴輕寒、雨打芙蓉淚不乾。佳人別後音塵悄、瘦盡難拚。明月無端、已過紅㈡樓十二間。

㈠毛本作採桑子，注：「元刻醜奴兒。」按：此首又見宋刊山谷琴趣外篇卷三。

㈡「紅」原作「西」，誤，依張、毛、王本改。

南鄉子

妙手寫徽眞、水剪雙眸點絳脣。疑是昔年窺宋玉、東鄰、只露牆頭一半身。往事已酸辛、誰記當年翠黛顰。盡道有些堪恨處、無情、任是無情也動人。

醉桃源㈠

碧天如水月如眉、城頭銀漏遲。綠波風動畫船移、嬌羞初見時。銀燭暗、翠簾垂、芳心兩自知。楚臺魂斷曉雲飛、幽懽難再期。

㈠宋本注：「以阮郎歸歌之，亦可。」張本注：「即阮郎歸。」

河傳

亂花飛絮、又望空鬬合、離人愁苦。那更夜來、一霎薄情風雨、暗掩將春色去。籬枯壁盡因誰做。若說相思、佛也眉兒聚。莫怪爲伊、抵死縈腸惹肚、爲沒教人恨處。

其二

恨眉醉眼。甚輕輕覷著、神魂迷亂。常記那回、小曲闌干西畔、鬢雲鬆、羅襪剗。丁香笑吐嬌無限。語軟聲低、道我何曾慣。雲雨未諧、早被東風吹散、悶損㊀人、天不管。

㊀「悶損」王本作「瘦殺。」

浣溪沙㊀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㊁窮秋、淡煙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閑挂小銀鉤。

㊀毛本注：「此首或刻歐陽永叔。」

㊁「似」原作「是」，誤，依宋本及張、毛、王本改。

其二㊀

香靨凝羞一笑開、柳腰如醉煖相挨、日長春困下樓臺。照水有情聊整鬢、倚闌

無緒更兜鞋。眼邊牽恨㈡懶歸來。

㈠毛本注：「亦刻歐陽永叔。」

㈡「恨」原作「繫」，依張、毛、王本改。

其三

霜縞同心翠黛㈠連、紅綃四角綴金錢、惱人香爇是龍涎。　枕上忽收疑是夢、燈前重看不成眠。又還一段惡因緣。

㈠「黛」原作「帶」，依張、毛、王本改。

其四

脚上鞋兒四寸羅、脣邊朱粉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　料得有心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麽。

其五㈠

錦帳重重捲暮霞、屛風曲曲鬭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滿庭芳草襯殘花。

㈠毛本注：「或刻張子野。」

如夢令㈠

門外鴉啼楊柳、春色著人如酒。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消瘦、消瘦、還是褪花時候。

㈠毛本作憶仙姿。

其二

遙夜沈沈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其三

幽夢悤悤破後、妝粉亂紅㊀霑袖。遙想酒醒來、無柰玉銷花瘦。回首、回首、繞岸夕陽疏柳。

㊀「紅」原作「痕」，誤同張本，依毛本改。

其　四㊀

樓外殘陽紅滿、春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㊀毛本注：「或刻晏叔原。」

其　五㊀

池上春歸何處、滿目落花飛絮。孤館悄無人、夢斷月堤歸路。無緒、無緒、簾外五更風雨。

㊀毛本注：「或刻周美成。」

阮郎歸

褪㈠花新綠漸團枝、撲人風絮飛。鞦韆未拆水平堤、落紅成地衣。㈡游蝶困、乳鶯啼。怨春春怎知。日長早被酒禁持、那堪更別離。

㈠「褪」原作「退」，宋本同，依張、毛、王本改。

㈡「拆」原作「坼」，「紅」原作「花」，皆誤，依宋本及張、毛本改。

其二

宮腰裊裊翠鬟鬆、夜堂深處逢。無端銀燭殞秋風、靈犀得暗通。身有限、恨無窮。星河沈曉空。隴頭流水各西東、佳期如夢中。

其三

瀟湘門外水平鋪、月寒征棹孤。紅妝飲罷少踟躕、有人偷向隅。揮玉筯、灑眞

珠。梨花春雨餘。人人盡道斷腸初、那堪腸已㊀無

㊀「已」張、毛、王本皆作「也」，此从宋本。

其四㊀

湘天風雨破寒初、深沈庭院虛。麗譙吹罷小單于、迢迢清夜徂。鄉夢斷、旅魂孤。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

㊀此首亦見張先詞。

滿庭芳 詠茶㊀

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㊁京關。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煙。尊俎風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一觴一詠、賓有羣賢。便扶起燈前、醉玉頹山。搜攪㊂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妝殘。

㈠原本無題，依張本補。毛本注：「或刻黄山谷。」按：宋刊山谷琴趣外篇卷一有此首。

㈡「萬里名動」原作「名動萬里」，誤，依宋本及張、毛、王本改。

㈢「攬」宋本、張本皆作「攪」，此从毛、王本。

其二㈠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過還晴。古㈡臺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鞦韆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凭欄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㈠宋本注：「此詞正少游所作，人傳王觀撰，非也。」張本同。

㈡「古」張、毛、王本皆作「高」，此从宋本。

其三　茶詞㈠

雅燕飛觴、清譚揮塵、使君高會羣賢。密雲雙鳳、初破縷金團。窗外爐煙似動、開缾試一品奔泉。㊁ 輕淘起、香生玉乳、雪濺紫甌圓。嬌鬟、宜美盼、雙擎翠袖、穩步紅蓮。坐中客、翻愁酒醒歌闌。點上紗籠畫燭、花驄弄月影當軒。頻相顧、餘懽未盡、欲去且留連。

㊀原本無題，依宋本及張本補。

㊁「缾」張、毛本皆作「尊」，此从宋本。「奔」宋本、張本皆作「香」，改从毛、王本。

桃源憶故人㊀

玉樓深鎖薄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鳳、悶即和衣擁。無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

㊀毛本作虞美人影，此从宋本及張、王本。

淮海居士長短句下

高郵　秦　觀　少游

調笑令十首幷詩㈠

王昭君

詩曰

漢宮選女適單于、明妃斂袂登氈車。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低徊泣路隅。行行漸入陰山路、目送㈡征鴻入雲去。獨抱琵琶恨更深、漢宮不見空回顧。

曲子

回顧、漢宮路、捍㈢撥檀槽鸞對舞。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偷彈玉筯。未央宮殿知何處、目送征鴻南去。

右一㈣

㊀原無「十首并詩」四字，依宋本及張本補。
㊁「送」原作「斷」，係沿毛本之誤，依宋本及張、王本改。
㊂「捍」原作「桿」，係沿宋本之誤，依張、毛、王本改。
㊃「右二」原作「其二」，依宋本改。

樂昌公主

詩曰

金陵往昔帝王州、樂昌主第最風流。一朝隋兵到江上、共抱恓恓去國愁。越公萬騎鳴簫㊀鼓、劍擁玉人天上去。空攜破鏡望紅塵、千古江楓籠輦路。

曲子

輦路、江楓古、樓上吹簫人在否。菱花半璧香塵汙、往日繁華何處。舊歡新愛誰爲㊁主、啼笑兩難分付。

右二㊂

㊀「簫」原作「笳」，張、毛、王本同，改从宋本。

㈡「爲」宋本作「是」，此从張、毛、王本。

㈢原作「其三」，依宋本改。

崔徽

詩曰

蒲中有女號崔徽、輕似南山翡翠兒。使君當日最寵愛、坐中對客常擁持。一見裴郎心似醉、夜解羅衣與門吏。西門寺裏樂未央、樂府至今歌翡翠。

曲子

翡翠、好容止、誰使庸奴輕點綴。裴郎一見心如醉、笑裏偷傳心㈠意。羅衣深夜與門吏、暗結城西幽會。

右三㈡

㈠「心」張、毛、王本皆作「深」。

㈡原作「其四」，依張本改。

無雙

詩曰

尙書有女名無雙、蛾眉如畫學新妝。伊家仙客最明俊、㈠舅母惟只呼王郎。尙書往日先曾㈡許、數載暌違今復遇。聞說襄江二十年、當時未必輕相慕。

曲子

相慕、無雙女、當日尙書先曾許。王郎明俊神仙侶、腸斷別離情苦。數年暌恨今復㈢遇、笑指襄江歸去。

右四㈣

㈠「伊」原作「姊」,「俊」原作「秀」,並依張、毛、王本改。

㈡「先曾」原作「曾先」,誤,依張、毛、王本改。

㈢「復」王本作「重」。

㈣原作「其五」,依張本改。

灼灼

詩曰

錦城春煖花欲飛、灼灼當庭舞柘枝。相君上客河東秀、自言那得旁人知。妾願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雲收月墮海沈沈、淚滿紅綃寄腸斷。

曲子

腸斷、繡簾捲、妾願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莫遣恩遷情變。紅綃粉淚知何限、萬古空傳遺怨。

右五㈠

㈠ 原作「其六」，依張本改。

盼盼

詩曰

百尺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顰翠眉。將軍一去音容遠、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來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見。只餘明月照孤眠、回㈠望舊恩空戀戀。

曲子

戀戀、樓中燕、燕子樓空春日㈡晚。將軍一去音容遠、空鎖樓中深怨。春風重到

人不見、十二闌干倚徧。

右六㊂

㊀「回」原作「唯」，誤，依張、毛、王本改。

㊁「日」原作「色」，誤，依張、毛、王本改。

㊂原作「其七」，依張本改。

崔鶯鶯

詩曰

崔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㊀先有情。河橋兵亂依蕭寺、紅愁綠慘㊁見張生。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牆花影動。夜半紅娘擁抱來、脈脈驚魂若春夢。

曲子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牆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雲送、困嚲釵橫金鳳。

右七㊂

㈠「光」原作「風」，依張、毛、王本改。

㈡「紅愁綠慘」原作「怨紅愁綠」，依張、毛、王本改。

㈢原作「其八」，依張本改。

採蓮

詩曰

若耶溪邊天氣秋、採蓮女兒溪岸頭。笑隔荷花共人語、煙波渺渺蕩輕舟。數聲水調紅嬌晚、棹轉舟回笑人遠。腸斷誰家游冶郎、盡日踟躕臨柳岸。

曲子

柳岸、水清淺、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妝面、水調空傳幽怨。扁舟日暮笑聲遠、對此令人腸斷。

右八㈠

㈠原作「其九」，依張本改。

煙中怨

詩曰

鑑湖樓閣與雲齊、樓上女兒名阿溪。十五能爲綺麗句、平生未解出幽閨。謝郎巧思詩裁翦、能使佳人動幽怨。瓊枝璧月結芳期、斗帳雙雙成眷戀。

曲子

眷戀、西湖岸、湖面㈠樓臺侵雲漢。阿溪本是飛瓊伴、風月朱扉斜掩。謝郎巧思詩裁翦、能動芳懷幽怨。

右九㈡

㈠「面」原作「岸」，誤，依張、毛、王本改。

㈡原作「其十」，依張本改。

離魂記

詩曰

深閨女兒嬌復癡、春愁春恨那復知。舅兄唯有相拘意、暗想花心臨別時。離舟欲解春江暮、冉冉香魂逐君去。重來兩身復一身、夢覺春風話心素。

曲子

心素、與誰語、始信別離情最苦。蘭舟欲解春江暮、精爽隨君歸去。異時攜手重來處、夢覺春風庭戶。

右十㈠

㈠原缺，依張本補。

虞美人

高城望斷塵如霧、不見聯驂處。夕陽村外小灣頭、只有柳花無數送歸舟。瓊枝玉樹頻相見、只恨離人遠。欲將幽恨㈠寄青樓、爭奈無情江水不西流。

㈠「恨」原作「事」，依張、毛、王本改。

其二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洄、可惜一枝如畫爲誰開。輕寒

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爲君沈醉又何妨、祇怕酒醒時候斷人腸。

其三

行行信馬橫塘畔、煙水秋平岸。綠荷多少夕陽中、知爲阿誰凝恨背西風。紅妝艇㈠子來何處、蕩槳偷相顧。鴛鴦驚起不無愁、柳外一雙飛去卻回頭。

㈠「艇」原作「船」，誤，依張、毛、王本改。

點絳唇 桃源㈠

醉漾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煙水茫茫、回首㈡斜陽暮。山無數、亂紅如雨、不記來時路。

㈠原本無題，依張、毛、王本補。毛本注：「或刻蘇子瞻。」

㈡「回首」原作「千里」，係沿張本之誤，依毛、王本改。

其二

月轉烏啼、畫堂宮徵生離恨。美人愁悶、不管羅衣褪。清淚斑斑、揮斷柔腸寸，瞋人問、背燈偷搵、拭盡殘妝粉。

品令

幸自得、一分索强教人難喫。好好地惡了十來日。恰而今、較些不。須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須肐織。衠倚賴臉兒得人惜。放軟頑、道不得。

其二

掉又懼、天然个品格於中壓一。簾兒下時把鞋兒踢。語低低、笑咭咭。每每秦樓相見、見了無限㈠憐惜。人前强不欲相沾識。把不定、臉兒赤。

㈠「限」原作「門」，誤，依張、毛、王本改。

南歌子　贈陶心兒㈠

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尙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

㊀原本無題，依毛本補。

其二

愁鬢香雲墜、嬌眸水玉裁。月屛風幌爲誰開、天外不知音耗百般猜。玉露沾庭砌、金風動琯灰。相看有似夢初回、只恐又拋人去幾時來。

其三

香墨彎彎畫、燕脂淡淡勻。揉藍衫子杏黃裙、獨倚玉闌無語點檀脣。人去空流水、花飛㊀半掩門。亂山何處覓行雲、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㊀「花飛」原作「飛花」，誤，依張、毛、王本改。

臨江仙

千里瀟湘挼㈠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㈡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㈠「挼」原作「接」，係沿毛本之誤。「挼藍」形容浦水之深色，依宋本及張本改。

㈡「檣」原作「樓」，張、毛、王本皆同，改从宋本。

其二

髻子偎人嬌不整、眼兒失睡微重。尋思模樣早惺㈠忪。斷腸攜手、何事太悤悤。不忍殘紅猶在臂、翻疑夢裏相逢。遙憐南埭上孤篷。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㈠「惺」原作「心」，宋本及張、毛本皆同，改从王本。

好事近　夢中作

春㈠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

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

東坡跋尾㈡

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予誦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

魯直跋少游好事近

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㈠「春」王本作「山」，此从宋本及張、毛本。

㈡原無「尾」字，張本同，依宋本補。

淮海居士長短句補遺

龍榆生校錄

搗練子

心耿耿、淚雙雙、皎月清風冷透窗。人去秋來宮漏永、夜深無語對銀釭。

錄自明嘉靖刊本陳耀文花草粹編卷一。又見閔映璧校訂本草堂詩餘卷一，「皎月」作「皓月」，王輯本同。

憶王孫

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空閉門。

錄自草堂卷一，亦見王輯。汲古閣本宋黃昇花菴絕妙詞選卷七以爲李重元作，「空閉門」作「深閉門」。

如夢令

門外綠陰千頃、兩兩黃鸝相應。睡起不勝情、行到碧梧金井。人靜、人靜、風弄一枝花影。

錄自毛本淮海詞，原作憶仙姿，注：「此二闋舊本逸。」亦見草堂卷一及王輯。花菴卷八以爲曹元寵(組)作，粹編卷一同，「風弄」作「風動」。

其二

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指冷玉笙寒、吹徹小梅春透。依舊、依舊、人與綠楊俱瘦。

錄自毛本，亦見王輯。粹編卷一以爲黃魯直(庭堅)作。

宴桃源

去歲迷藏花柳、恰恰如今時候。心緒幾曾歡、贏得鏡中消瘦。生受、生受、更被養娘催繡。

錄自毛本山谷詞最末一首附注，亦見王輯。

昭君怨

隔葉乳鴉聲軟、啼斷日斜陰轉。楊柳小腰肢、畫樓西。　役損風流心眼、眉上新愁無限。極目送雲行、此時情。

錄自毛本，原題春日寓意，附注：「舊刻趙長卿。」檢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趙氏惜香樂府無此首。亦見王輯。

生查子

眉黛遠山長、新柳開青眼。樓閣斷霞明、羅幕春寒淺。　杯嫌玉漏遲、燭厭金刀翦。月色忽飛來、花影和簾捲。

錄自毛本，原注：「時刻不載。」又見清朱彝尊詞綜卷六及王輯。

浣溪沙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試薄羅裳。柳絲搖曳燕飛忙。　乍雨乍晴花易老、閒愁閒悶日偏長。爲誰消瘦減容光。

錄自草堂卷一，亦見王輯。

菩薩蠻

金風蔌蔌驚黃葉、高樓影轉銀蟾匝。夢斷繡簾垂、月明烏鵲飛。　新愁知幾許、欲似絲千縷。雁已不堪聞、砧聲何處村。

錄自毛本，原注：「時刻不載。」亦見王輯，「絲」作「柳」，依草堂卷一改。

憶秦娥

暮雲碧、佳人不見愁如織。愁如織、兩行征雁、數聲羌笛。錦書難寄西飛翼、無言只是空相憶。空相憶、紗窗月澹、影雙人隻。

錄自詞綜卷六，亦見王輯。

阮郎歸

春風吹雨繞殘枝、落花無可飛。小池寒綠欲生漪、雨晴還日西。簾半捲、燕雙歸、諱愁無奈眉。翻身整頓著殘棋、沈吟應劫遲。

錄自享帚精舍刊本宋曾慥樂府雅詞拾遺卷下。亦見草堂卷一及王輯。

畫堂春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損紅妝。寶篆煙消鸞鳳、畫屏雲鎖瀟湘。暮寒微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錄自粹編卷四，原注：「山谷集有。」又見花菴卷四、草堂卷一及毛本、王輯。毛本注：「或刻山谷年

十六作，」文字亦稍有異同。據近人趙萬里輯本宋楊偍古今詞話：「少游畫堂春：『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之句，善於狀景物。至於『香篆暗銷鸞鳳，畫屏縈遶瀟湘』二句，便含蓄無限思量意思，此其有感而作也。」似此首當屬秦作無疑。

海棠春

流鶯窗外啼聲巧，睡未足、把人驚覺。翠被曉寒輕，寶篆沈煙裊。宿酲未解宮娥報，道別院笙歌會早。試問海棠花，昨夜開多少。

錄自粹編卷四。毛本注：「舊刻不載。」亦見王輯。雅詞拾遺有此詞，不注作者姓氏。

眼兒媚

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雁，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閒。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澹澹春山。

錄自草堂卷一，亦見王輯。雅詞拾遺卷下以爲左與言(譽)作，「斜月」作「新月」，「無語」作「灑淚」。

粹編卷四亦以爲左作，幷注「玉照新志」及「與張濃」等字。

桃源憶故人

碧紗影弄東風曉、一夜海棠開了。枝上數聲啼鳥、妝點知多少。　妒雲恨雨腰肢裊、眉黛不堪重掃。薄倖不來春老、羞帶宜男草。

㈠錄自草堂卷一。毛本注：「時刻不載。」亦見王輯。粹編卷四列在少游「玉樓深鎖薄情種」與山谷「碧天露洗春容淨」二首之間，下注「詩餘」二字。

柳梢青

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煙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鞦韆、牆頭紅杏、深院誰家。

錄自粹編卷四。亦見草堂卷一及王輯。花菴卷九以爲僧仲殊（揮）作，「紅杏」作「紅粉」。

醉鄉春　謫藤州作

喚起一聲人悄、衾冷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癭瓢共舀。覺傾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間小。

錄自粹編卷四，原注：「冷齋夜話。」毛本缺調名，下注：「少游謫藤州，一日醉野人家，作此詞。本集不載，見于地志。或不識舀字，妄改，可笑。」「癭」作「椰」。亦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引冷齋夜話及王輯，「衾冷」作「衾暖」，「半破」作「半缺」。

西江月

愁黛顰成月淺、啼妝印得花殘。只消鴛枕夜來閒、對鏡心情便懶。醉帽簷頭風細、征衫袖口香寒。綠江春水寄書難、攜手佳期又晚。

錄自粹編卷四，「對鏡」誤作「時鏡」。

南歌子　贈東坡侍妾朝雲

靄靄凝春態、溶溶媚曉光。何期容易下巫陽、祗恐使君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

駐、還因暮雨忙。　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錄自粹編卷五，原注：「靄靄，詞話作洩洩。使君，雌黃作翰林。」亦見武英殿聚珍版本宋袁文甕牖閒評卷五及王輯，「凝」作「迷」，「何期」作「不應」，「使君」作「翰林」，「歸」作「飛」。

其二

夕露霑芳草、斜陽帶遠村。幾聲殘角起譙音、撩亂栖鴉飛舞鬧黃昏。　天共高城遠、香餘繡被温。客程常是可銷魂、怎向人心頭橫著箇人人。

粹編卷五列此首於「靄靄凝春態」與「樓迥迷雲日」二首之間，應爲一人之作。

其三

樓迥迷雲日、谿深漲曉沙。年來憔悴費鉛華、樓上一天春思浩無涯。　羅帶寬腰素、眞珠溜臉霞。海棠開盡柳飛花、薄倖只知游蕩不思家。

錄自粹編卷五。亦見雅詞拾遺卷下及王輯，「曉」作「晚」，「盡」作「過」。

夜游宮

何事東君又去、空滿院落花飛絮。巧燕呢喃向人語、何曾解、說伊家些子事。況是傷心緒、念箇人久成暌阻。一覺相思夢回處、更那堪聞杜宇。

錄自粹編卷六。

鷓鴣天

枝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間舊啼痕。一春魚鳥無消息、千里關山勞夢魂。　無一語、對芳尊、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鐙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

錄自粹編卷五。毛本注：「舊刻逸。」亦見草堂卷二及王輯，「枝」作「枕」。

蝶戀花

鐘送黃昏雞報曉。昏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苦千愁人自老、春來依舊生芳草。

忙處人多閑處少。閑處光陰、幾箇人知道。獨上小樓雲杳杳、天涯一點靑山小。

錄自粹編卷七，題作感舊。亦見草堂卷三及王轔。花菴卷三以爲王晉卿（詵）作，「萬苦」作「萬恨」，「小樓」作「高樓」。

其二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豔陽都幾許、可無時霎閑風雨。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持酒勸雲雲且住、憑君礙斷春歸路。

錄自粹編卷七，原次「鐘送黃昏雞報曉」一首之後，注：「前人集。」

木蘭花慢

過秦淮曠望、迥瀟灑、絕纖塵。愛淸景風蛩、吟鞭醉帽、時度疏林。秋來政情味濃、更一重煙水一重雲。千古行人舊恨、盡應分付今人。漁邨、望斷衡門。蘆荻浦、雁先聞。對觸目淒涼、紅凋岸蓼、翠減汀蘋。憑高正千嶂黯、便無情到此也

銷魂。江月知人念遠、上樓來照黃昏。

錄自粵雅堂叢書本宋趙聞禮陽春白雪卷一。亦見王輯。

青門飲 贈妓

風起雲間、雁橫天末、嚴城畫角、梅花三奏。塞草西風、凍雲籠月、窗外曉寒輕透。人去香猶在、孤衾長閒餘繡。恨與宵長、一夜薰鑪、添盡香獸。前事空勞回首。雖夢斷春歸、相思依舊。湘瑟聲沈、庾梅信斷、誰念畫眉人瘦。一句難忘處、怎忍辜耳邊輕咒。任人攀折、可憐又學、章臺楊柳。

錄自粹編卷十二。

金明池

瓊苑金池、青門紫陌、似雪楊花滿路。雲日澹、天低晝永、過三點兩點細雨。好花枝半出牆頭、似悵望芳草王孫何處。更水繞人家、橋當門巷、燕燕鶯鶯飛舞。

怎得東君長爲主。把綠鬢朱顏、一時留住。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訴。況春來倍覺傷心、念故國多情、新年愁苦。縱寶馬嘶風、紅塵拂面、也則尋芳歸去。

錄自草堂卷五。亦見王輯,「飛舞」作「對舞」,「怎」誤作「乍」,「多情」作「情多」,「也則」作「也只」。

淮海詞的本子，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要算三卷本的淮海居士長短句爲最好。這個本子是在宋乾道間（公元一一六五至一一七三）杭州刻淮海集時附在後面的。它的結集，當然比較早而可靠的成分多。現在故宮博物院和吳縣吳湖帆各藏一個殘本。葉恭綽先生曾把這兩個殘本配合起來，加上一些鈔補葉，攝影精印行世。可惜這影印本，目前也很難買到了！

根據葉氏淮海詞經見各本概要表，他所見到的，還有明嘉靖己亥（一五三九）張綖武昌刻本、萬曆戊午（一六一八）李之藻高郵刻本、明末段斐君杭州刻本、清康熙辛亥（一六七一）黃儀校本、（用毛本校，分上、中、下三卷，有據宋刊琴趣的話。這宋刊淮海琴趣，已經看不到了！）乾隆間四庫全書集部淮海集寫本、道光丁酉（一八三七）王敬之高郵刻本、同治癸酉（一八七三）秦元慶石公秦氏家塾刻本、（一九二二年）朱祖謀上海刻本，（實是在南京刻的彊村叢書本。）這都是由三卷本淮海長短句的系統而來的。各本都存詞七十七首，次序也相同。只李、段、秦三本卻有附十七首，三首重見；王本合三卷爲一卷，附補遺二十三首而已。另有明毛晉常熟刻本、（即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四庫全書詞曲類寫本，都作淮海詞一卷，詞八十七首。依毛氏跋語，說秦詞「從無的本。余既訂訛搜逸，共得八十七調，集爲一卷。」似乎這個本子

是由他輯錄而成。但各本所傳的七十七首，毛本一無遺漏，即如誤合「白玉」兩字爲「皇」字，亦沿各本之訛。又滿庭芳：「曉色雲開」作「晚色雲開」。附注：「今本誤作『晚兔雲開』，不通。維揚張綖刻詩餘譜以意改『兔』爲『見』，亦非。按花菴詞選作『晚色雲開』，今從之。」照這段話看來，他不但沒有見到過宋刊本，連張綖的本子也不曾看過。還有增出的十首，常是注上「舊刻不載」、「時刻不載」等字樣，不知他所說的「舊刻」和「時刻」究竟是些什麼本子？根據各本對勘的結果，大概他還是採取當日流傳的三卷本，再依各調的字數長短，重新編排一下，加上在別種選本和宋人筆記中鈔撮得來的，湊在一起，換個名稱叫「淮海詞」而已。過去官僚地主以及由官府主持編纂校刻的東西，多假手於一般文人，而文人又多半抱着敷衍的態度去搞，所以這一類的本子，可靠的程度很低。彊邨本係用曹元忠傳錄黃丕烈依宋刊殘帙（即吳湖帆藏本。）的舊鈔本，還保存着三卷本的本來面目。但也還有一些錯誤。今依兩個殘宋本和張、毛、王諸本，逐一勘定，或者可以作爲一個比較完善的本子。王敬之翻刻本附有補遺，於各書輯得詞二十三首。現在我又從花草粹編續得五首，並依篇幅長短，重行編排次序，供給研讀秦詞者的參考。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龍榆生記

淮海居士長短句參考資料輯

龍榆生錄

傳記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原作「黃」，依殿本改。）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

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覿字少章，覯字少儀，皆能文。

右錄自商務印書館影元刊元脫脫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

淮海先生年譜簡編

先生姓秦氏，名觀，字太虛，改字少游，別號邗溝居士，學者稱淮海先生。先世居江南，中徙揚州，爲高郵州武寧鄉左廂里人。大父承議公諱某。父元化公諱某，師事胡安定先生瑗，有聲太學。母戚氏。

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

承議公赴官南康，道出九江，先生生。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六歲，始入小學。父元化公游太學，歸覲，言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高才力學，遂以其名名先生。

嘉祐八年癸卯

先生十五歲。父元化公卒。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

先生十九歲。娶潭州寧鄉主簿徐成甫女，名文美。

神宗熙寧三年庚戌

先生二十二歲。叔父定登葉祖洽榜進士第，授會稽尉。

熙寧七年甲寅

先生二十六歲。聞蘇公軾爲時文宗，欲往游其門，未果。會蘇公自杭倅移知密州，道經揚州。先生預作公筆語，題於一寺中。公見之，大驚。及晤孫莘老，出先生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必此郎也。」遂結神交。

熙寧九年丙辰

先生二十八歲。同孫莘老、參寥子訪漳南老人於歷陽之惠濟院，浴湯泉，游龍洞，謁項羽廟，得詩三十首，湯泉賦一篇。

熙寧十年丁巳

先生二十九歲。謁蘇公軾於彭城，贈以詩。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三十歲。舉鄉貢，報罷，退居高郵，作黃樓賦。

元豐二年己未

先生三十一歲。將如越，省大父承議公及叔父定於會稽。會蘇公軾自徐州徙知湖州，遂與偕行，過無錫，游惠山。又會於松江。至吳興，泊西觀音院。別蘇公，至德淸，道中作詩還寄。遂如越。聞軾下詔獄，渡江至吳興問訊。復過杭州，同參寥子月夜游風篁嶺，謁辨才於潮音堂，作龍井題名記及龍井記。東游鑑湖，謁禹廟，憩蓬萊閣，與領越州程公闢相得歡甚。作會稽唱和詩序、會稽懷古諸詞。歲暮還高郵，除夕抵家。

元豐三年庚申

先生三十二歲。蘇公弟轍將赴高安，過高郵。先生相從兩日，送至邵伯埭，贈詩而還。時黃魯直爲先生寫龍井、雪齋兩記，先生寓書參寥子，寄錢唐僧勒石。

元豐四年辛酉

先生三十三歲。叔父定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先生侍承議公還高郵，與弟覿、

覲習制科之文。秋應省試，西行赴京師。

元豐五年壬戌

先生三十四歲。應禮部試，罷歸。太父承議公卒。

元豐七年甲子

先生三十六歲。蘇公軾書薦先生於王荆公安石。先生自次詩文爲十卷，號淮海閒居集。

元豐八年乙丑

先生三十七歲。登焦蹈榜進士第。先生慕馬少游之爲人，改字少游，陳無己師道爲作字序。除定海主簿，調蔡州教授。奉母夫人赴蔡州。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三十八歲。在蔡州。蘇公軾與鮮于公侁以「賢良方正」薦先生於朝。

元祐二年丁卯

先生三十九歲。自汝南被召至京師，爲忌者所中，復引疾歸汝南。范公純仁薦先生堪備著述之科。檄至，先生作書以謝。

元祐三年戊辰

先生四十歲。被召至京師，應制科，進策論。除宣教郎，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

元祐四年己巳

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由博士遷正字。

元祐五年庚午

先生四十二歲。在京師。子處度湛在都下應秋試。

元祐六年辛未

先生四十三歲。在京師。弟少章登馬涓榜進士第，調仁和主簿。先生作詩送之。

元祐七年壬申

先生四十四歲。作西池宴集詩、金明池詞。

元祐八年癸酉

先生四十五歲。在京師。由正字遷國史院編修官。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四十六歲。坐黨籍，改館閣校勘，出爲杭州通判。又坐御史劉拯言：先生增損實錄，道貶監處州酒稅。到處州，有題務中壁詩。

紹聖二年乙亥

先生四十七歲。在處州。游府治南園，作千秋歲詞。後范成大愛其「花影鶯聲」之句，即其地建鶯花亭。

紹聖三年丙子

先生四十八歲。在處州。坐謁告寫佛書，削秩，徙郴州。歲暮抵郴州，作阮郎歸詞。（原譜以此詞繫之次年。揆諸詞意，似係歲暮初至郴州之作，故改書於此。）

紹聖四年丁丑

先生四十九歲。在郴州。作踏莎行詞。奉詔編管橫州。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五十歲。自郴州赴橫州，寓浮槎館。城西有海棠橋。橋南北皆海棠，書生祝姓者居之。先生嘗醉宿其家，明日，作醉鄉春詞題柱。

元符二年己卯

先生五十一歲。自橫州徙雷州。時蘇公尙在瓊州，先生復得與通書問。

元符三年庚辰

先生五十二歲。在雷州，自作挽詞，自序曰：「昔鮑照、陶潛皆自作哀詞，其詞哀。讀余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五月，赦令下，遷臣多內徙。蘇公量移廉州，與先生相會於海康。先生出挽詞呈蘇公，相與嘯詠而別。先生被命復宣德郎，放還，作和歸去來兮辭。遂以七月啓行，踰月至藤州。因醉臥光化亭，忽索水飮，家人以一盂注水進，先生笑視之而卒，實八月十二日也。處度自旅次來奔喪，扶櫬北還。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處度奉先生靈櫬停殯於潭州。

崇寧元年壬午

詔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先生與焉。

崇寧四年乙酉

詔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于是處度奉先生喪歸葬於廣陵。政和間，遷葬於無錫惠山西三里之璨山。

清道光間，高郵王氏重刊淮海集，有少游二十八代孫秦瀛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要，載於卷首宋史文苑傳後。茲再加刪汰，題曰淮海先生年譜簡編，聊備研習秦詞者之參證云。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龍榆生記。

詞話

秦少游寓京師，有貴官延飲，出寵姬碧桃侑觴，勸酒惓惓。少游領其意，復舉觴勸碧桃。貴官云：「碧桃素不善飲。」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爲學士拚了一醉！」引巨觴長飲。少游即席贈虞美人詞曰：「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迴，借問一枝如玉爲誰開？ 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爲君沈醉又（原作『一』，依本集改。）何妨，只怕酒醒時候斷人（原作『逝水』，依本集改。）腸。」闔座悉恨。貴官云：「今後永不令此姬出來。」滿座大笑。（綠窗新話上。）

秦少游在揚州劉太尉家，出姬侑觴。中有一姝，善擘箜篌。此樂既古，近時罕有其傳，以爲絕藝。姝又傾慕少游之才名，偏屬意。少游借箜篌觀之。既而主人入宅更衣，適值狂風滅燭，姝來且親，有倉卒之歡，且云：「今日爲學士瘦了一半。」少游因作御街行以道一時之景曰：「銀燭生花如紅豆，這好事，如今有。夜闌人靜曲屏深，借寶瑟輕輕招手。可憐一陣白蘋

風，故滅燭，教相就。花帶雨，冰肌香透。恨啼鳥，轆轤聲曉。岸柳微風吹殘酒。斷腸時，至今依舊，鏡中消瘦。那人知後，怕你來僝僽。」（綠窗新話上引古今詞話。榆生案：此首見山谷詞，字句稍有出入。）

右錄自近人趙萬里輯本宋楊偍古今詞話。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秦少游嘗用以塡詞云：「千里瀟湘挼（原作『按』，誤，依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改。）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滕子京亦嘗在巴陵，以前兩句塡詞云：「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右錄自武英殿聚珍本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用「江上數峯青」之句塡詞條。

杭之西湖有一倅，閒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

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稱賞之。後因東坡在西湖，戲琴曰：「我作長老，爾試來問。」琴云：「何謂湖中景？」東坡答云：「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又云：「何謂景中人？」東坡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嚲巫山一段雲。」又云：「何謂人中意。」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憋殺鮑參軍。」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東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即削髮爲尼。

右錄自能改齋漫錄卷十六杭妓琴操條。

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予嘗見諸公唱和親筆，乃知在衡陽時作也。少游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其詞云云，今更不載。毅甫本云：「次韻少游見贈。」其詞云：「春風湖外，紅杏花初退。孤館靜，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別久香銷帶。新睡起，小園戲蝶飛成對。惆悵誰人會？隨處聊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消息斷，玉漏花陰改。遲日暮，仙山杳杳空雲海。」其後東坡在儋耳，姪孫蘇元老，因趙秀才還自京師，以少游、毅甫所贈酬者寄之。東坡乃次

韻，錄示元老，且云：「便見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其詞云：「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搖蒼玉佩，色重黃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道遠誰云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豫章題云：「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詞」云：「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籍猶相對。灑淚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波濤萬頃珠沈海！」晁無咎集中嘗載此詞而非是也。少游詞云：「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亦爲在京師，與毅甫同在於朝，敍其爲金明池之游耳。今越州、處州皆指西池在彼，蓋未知其本源而云也。

右錄自能改齋漫錄卷十七秦少游唱和千秋歲詞條。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無己云：「荆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余戲之曰：「子欲

居「工」、「奇」之間耶？」

石錄自清康熙間耘經樓覆宋本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東坡五。

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又贈陶心兒詞云：「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葉致遠屢對荆公稱少游詩。公嘗有別紙云：「秦君之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又云：「公愛秦君，數口之。今得其詩，手之而不釋。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吾二人嗜好異乎？」蓋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咒水，故公有是語。 苕溪漁隱曰：東坡嘗有書薦少游於荆公云：「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荆公答書云：「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以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異乎？」二書所云如此。高齋以謂：「葉致遠屢對荆公稱秦少游詩，嘗有別紙，」眞誤也。東坡謂少游「通曉佛書」，故荆公有「秦君嘗學至言妙道」之語。高齋以謂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咒水，」又誣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詩眼云：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於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杜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卻春。」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以古人既未到，決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畫馬詩云：「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與造化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人情，模寫景物，皆如是也。」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虛字。　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作「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陽，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

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後與少游維陽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於淚。誰教風鑒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所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於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放，氣壓王子敬，蓋東坡詞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在橫（原作『黃』，依山堂肆考改。）州，飲於海棠橋。（原無『棠』字，依山堂肆考補。）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於海棠叢間。少游醉宿於此，明日題其柱云：「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開，（原作『晴』，誤。）春色又添多少？社甕（山堂肆考作『酒』）釀成微笑，半破癭瓢共舀。覺顛（原作『健』，誤。）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其句，恨不得其腔，當有知者。（萬曆刊本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宮集卷二十七：「海棠橋在南寧府橫州。橋南北皆植海棠，有書生祝姓者家此。宋秦觀嘗醉宿其家，明日題一詞。」云云。附錄備考。）

冷齋夜話云：「少游小詞奇麗，想見其神情（原作『清』，誤。）在絳闕、道山之間。詞曰：「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醆，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原脫『暮』字。）

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鵷鷺（原作『鴦』，誤。）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余兄思禹使余賦崔徽頭子詞，因次韻曰：「半身屏外，睡覺脣紅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簪髻玉，不見流蘇帶。試與問：今人秀韻誰宜對？　湘浦曾同會，手弭青羅蓋。疑是夢，巾（原作『中』，誤。）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改。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後山詩話云：王斿，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耳。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

冷齋夜話云：少游元豐初夢中作長短句曰：「指點虛無征路，醉乘班虯，遠訪西極。見（原作『正』）天風吹落（原作『露』，誤。），滿空寒白。織（一作『玉』。）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卷煙開，洞觀金碧。　重重觀閣，橫枕鰲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吹，窅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鬟偷報消息。任青天（原無『任』字，『青』誤作『在』，依況周頤校改。）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既覺，使侍兒歌之，蓋雨中花也。

漫叟詩話云：高唐事乃楚懷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應愁殺楚襄

王。」少游詞云：「不應容易下巫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誤用也。濠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爲楚之高唐也。御史閻欽愛題詩云：「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有李和風者，亦題詩云：「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前人旣誤指其人，後人又誤指其地，可笑。

苕溪漁隱曰：文選高唐賦云：「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李善注云：「楚懷王遊於高唐，夢與神遇。」則漫叟詩話之言是也。然神女賦復云：「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後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以此考之，則楚襄王亦夢與神女遇。但楚懷王是遊高唐，楚襄王是游雲夢，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遂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

右錄自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秦少游。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住，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原疊『斷人腸』三字，疑衍。）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何其婉媚也！復齋漫錄云：「洛陽伽藍記言：河間王有婢，名曰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人無不流涕後降。（『後』字疑『歸』字之訛。）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然則名婢曰朝雲，不始於東坡也。

右錄自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九東坡四。

藝苑雌黃云：程公闢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也。其詞極爲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爲「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予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

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與夫「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歷處；乃知名人必無杜撰語。　苕溪漁隱曰：晁無咎云：「少游如寒景詞云：『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其褒之如此！蓋不曾見煬帝詩耳。

復齋漫錄云：少游爲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既沒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記春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謳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藉草猶相對。灑涕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沈海。」中云：「醉臥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山谷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卻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

苕溪漁隱曰：少游小詞云：「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用小杜詩：「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

右錄自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秦太虛。

苕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蔕，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己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那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崔徽眞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觀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所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者，浣溪沙：「脚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爲涪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者爲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脣：「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啣斗」者爲蘇叔黨作，皆非也。

右錄自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長短句。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

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云。

無咎云：比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

右錄自知不足齋叢書本宋趙令畤侯鯖錄卷七及卷八。

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於淮、楚。「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邨。」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露華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右錄自涵芬樓校印本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

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曰：「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注：闌干，淚臉也，見鄴侯家傳。「愁到眉峯碧聚」，乃張泌思越人詞：「黛眉愁聚春碧。」）此恨平分取，更無言

語空相覷。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毛澤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詞也。因是受知東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游也？乾道間，舅氏張仁仲宰武康。煇往見，留三日，偏覽東堂之勝。蓋澤民嘗宰是邑。於彼老士人家見別語墨蹟。

右錄自四部叢刊續編影宋本宋周煇淸波雜志卷九。

前輩謂：伊川嘗見秦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豈可以此瀆上帝？」又見晏叔原詞：「夢魂慣得無拘檢（一作『束』），又踏楊花過謝橋。」乃曰：「此鬼語也！」蓋少游乃本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過於媟瀆。少游竟死於貶所，叔原壽亦不永，雖曰有數，亦口舌勸淫之過。

右錄自知不足齋叢書本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八。

秦少游詞云：「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今人多能歌此詞。方少游作此詞時，傳至余家丞相。丞相曰：「秦七必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游果下世。少游第七，故云秦七。

少游詞：「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用歐陽詹詩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

少游詞：「小樓連苑橫空，」爲都下一妓姓樓，名琬，字東玉，詞中欲藏「樓琬」二字。然少游亦自用出處。張籍詩云：「妾家高樓連苑起。」

少游：「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詞，爲張芸叟作。有簡與芸叟云：「古者以代勞歌，此眞所謂勞歌。」

章質夫家子弟有注少游詞者。

少游揚州詞云：「寧論爵馬魚龍。」「爵馬魚龍」四字，出鮑昭蕪城賦。

右錄自琳琅祕室叢書本宋曾季貍艇齋詩話。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子温，字元實，與吾善。温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閒略不顧温；温亦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歡洽，侍兒者始問：「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多絕倒。

右錄自知不足齋叢書本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四。

秦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

東別後」者，是也。又贈妓陶心兒云：「天外一鉤斜月帶三星。」謂「心」字也。

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如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東坡又問：「別作何詞？」少游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東坡曰：「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少游問公近作，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曰：「只三句便說盡張建封事。」

右錄自武英殿本御選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五引高齋詩話。

長沙義妓者，不知其姓氏，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哦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舉妓，遂往訪。少游初以潭去京師數千里，其俗山獠陋劣，雖聞妓名，意甚易之。及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即京、洛間，亦未易得，咄咄稱異。坐語間，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己平日所作者，環視無它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妓不知即少游，具道其才品。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益怪之，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不唯愛之，而又習之、歌之，似情有獨鍾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

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即至此，豈顧妾乎？」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耳。使親見其貌，未必然也。」妓歎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誠，因謂曰：「若果欲見之，即我是也。以貶黜，道經於此。」妓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告母媪。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妓冠帔立堂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乃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飲卒甚歡，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妓乃寢。平明先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俟。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妓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懼貽累，又不敢從行，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妓自與少游別，閉門謝客，獨與媪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失身以負少游。一日，晝寢，寤，驚曰：「吾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亟遣僕沿途覘之，數日得報，乃謂媪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周，舉聲哀號而絕。左右驚，救之，已死矣。

右錄自涵芬樓校印本宋洪邁夷堅志己集。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爲作傳。予反覆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旣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中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爲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淩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辨而明己志之失著矣。

右錄自四部叢刊續編影會通館活字本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九辨秦少游義倡條。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名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效之，似差不及也。（按：蘭畹曲集今已失傳。汲古閣詞苑英華本尊前集載杜牧八六子云：「洞房深，畫屏燈照，山色凝翠沈沈。聽夜雨冷滴芭蕉，驚斷紅窗好夢，龍煙細飄

繡衾。辭恩久歸長信，鳳帳蕭疏，椒殿閒扃。輦路苔侵。繡簾垂、遲遲漏傳丹禁。蕣華偷悴，翠鬢羞整，愁坐望處金輿漸遠，何時綵仗重臨？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附錄於此。）

右錄自容齋四筆卷十三秦杜八六子條。

潭守宴客合江亭。時張才叔在坐，令官妓悉歌臨江仙。有一妓獨唱兩句云：「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才叔稱歎，索其全篇。妓以實語告之：「賤妾夜居商人船中，鄰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即倚檣而歌，聲極淒怨。但以苦乏性靈，不能盡記。但助以一二同列，共往記之。」太守許焉。至夕，乃與同列飲酒以待。果一男子，三歎而歌。有趙瓊者，傾耳墮淚曰：「此秦七聲度也！」趙善謳。少游南遷，經從一見而悅之。商人乃遣人問訊，即少游靈舟也。其詞曰：「瀟湘千里挼藍色，蘭橈昔日曾經。月明風靜露華清。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時聞飛瑟泠泠。仙音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崇寧乙酉，張才叔過荊州，以語先子，乃相與歎息曰：「少游了了，必不致沈滯，戀此壞身，似有物為之。然詞語超妙，非少游不能作，抑又可疑也。」

右錄自知不足齋叢書本宋吳坰五總志。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端憂如山來，澒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爲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右錄自涵芬樓校印本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地集卷一。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斿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爲媟黷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

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詞句祖古人意條。)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晚意,尤爲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復言「高春」,豈不爲贅?古人爲詩,正不如是之泥。觀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斜陽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爲「暮」乎?(少游斜陽暮條)

右錄自明嘉靖長洲刊本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

程伊川一日見秦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爲人煩惱。』是公之詞云?」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慚而退。

「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淸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飛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此秦少游爲朝雲作南歌子詞也。「玉骨

那愁瘴霧，（一作『煙瘴』。）冰肌（一作『冰姿』。）自有仙風。海山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汚，洗妝不褪脣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蘇東坡爲朝雲作西江月詞也。余謂此二詞皆朝雲死後作，其間言語亦可見。而藝苑雌黃乃云：「南歌子者，東坡令朝雲就少游乞之；西江月者，東坡作之以贈焉。」恐非也。莊季裕雞肋編曰：「東坡謫惠州時，作梅詞云云。廣南有綠毛丹觜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于枝上，土人呼爲倒掛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妝』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右錄自武英殿聚珍版本宋袁文甕牖閒評卷五。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矧情至於離，則哀怨必至。苟能調感愴於融會中，斯爲得矣。白石琵琶仙云：「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愁絕。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鴂。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又還是宮燭分煙，柰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芳思，與空階榆莢。千萬絲藏鴉細柳，爲玉尊起舞回雪。想見西出陽關，故人初別。」秦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

柰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鍊，得言外意，有如：「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乃爲絕唱。

大詞之料，可以斂爲小詞。小詞之料，不可展爲大詞；若爲大詞，必是一句之意，引而爲兩三句，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三歎。如少游水龍吟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猶且不免爲東坡見誚。

秦少游詞，體製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

右錄自享帚精舍詞學叢書本宋張炎詞源卷下。

少游八六子尾闋云：「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唐杜牧之一詞，其末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詞全用杜格。然秦首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二語妙甚，故非杜可及也。

右錄自嘉業堂本明陳霆渚山堂詞話卷一。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詞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

也。何者？其婉孌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詩嘽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詞之正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險，長公麗而壯，幼安辯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興而詞亡矣，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也。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與秦少游：「酒醒處，殘陽亂鴉。」同一景事，而柳尤勝。

「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隋煬詩也。「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少游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

右錄自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本藝苑卮言。

塡詞平仄及斷句皆定數，而詞人語意所到，時有參差。如秦少游水龍吟前段歇拍句云：「紅成陣，飛鴛甃。」換頭落句云：「念多情，但有當時皎月，照人依舊。」以詞意言，「當時皎月」作一句，「照人依舊」作一句。以詞調拍眼，「但有當時」作一拍，「皎月照」作一拍，「人依舊」作一拍，是也。

右錄自嘉靖刊本明楊愼詞品卷一塡詞句參差不同條。

秦少游踏莎行：「杜鵑聲裏斜陽暮。」極爲東坡所賞，而後人病其「斜陽暮」爲重複，非也。見斜陽而知日暮，非複也。猶韋應物詩：「須臾風暖朝日暾。」既曰「朝日」，又曰「暾」，當亦爲宋人所譏矣。此非知詩者。古詩：「明月皎夜光。」「明」、「皎」、「光」非複乎？李商隱詩：「日向花間留返照。」皆然。又唐詩：「青山萬里一孤舟。」又「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宋人亦言「一孤舟」爲複，而唐人累用之，不以爲複也。（斜陽暮條。）

秦少游水龍吟贈營妓樓東玉者，其中「小樓連苑」及換頭「玉佩丁東」隱「樓東玉」三字，又贈陶心兒：「一鉤殘月帶三星。」亦隱「心」字。山谷贈妓詞：「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添心。」亦隱「好」、「悶」二字云。（秦少游贈樓東玉條。）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詞，有「花影亂，鶯聲碎」之句，後人慕之，建鶯花亭。陸放翁有詩云：「沙上春風柳十圍，綠陰依舊語黃鸝。故應留與行人恨，不見秦郎半醉時。」（鶯花亭條。）

秦淮海望海潮詞云：「紋錦製帆，明珠濺雨，寧論爵馬魚龍。」按：隋遺錄：「煬帝命宮女灑

明珠於龍舟上，以擬雨雹之聲。」此詞所謂：「明珠濺雨」也。（明珠濺雨條。）

秦少游滿庭芳：「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今本改「粘」作「連」，非也。韓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張祜詩：「草色粘天鷓鴣恨。」山谷詩：「遠水粘天呑釣舟。」邵博詩：「老灘聲殷地，平浪勢粘天。」趙文昇詞：「玉關芳草粘天碧。」嚴次山詞：「粘雲江影傷千古。」葉夢得詞：「浪粘天蒲桃漲綠。」劉行簡詞：「山翠欲粘天。」劉叔安詞：「暮煙細草粘天遠。」「粘」字極工，且有出處，又見避暑錄話。可證若作「連天」，是小兒之語也。（天粘衰草條。按：毛刻淮海詞曾引此段，略有刪節，亦未注明出處。）

右錄自楊愼詞品卷三。

秦少游：「一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鏟盡浮詞，直抒本色，而淺人常以雕繪傲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塡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雋，著一實語，敗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晏叔原：「紫騮認得舊游踪，嘶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

秦淮海：「天外一鉤殘月照三星。」只作曉景，佳。若指爲心兒謎語，不與「女邊着子，門裏挑心，」同墮惡道乎？

右錄自清沈謙東江集鈔本塡詞雜說。

少游：「酒醒處，殘陽亂鴉，」情事可念。但細思此景多在冬間，與梨花時不合，豈一時偶有所觸耶？

右錄自賴古堂刊本清賀裳皺水軒詞筌。

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豔詞者絕少。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

右錄自別下齋叢書本清彭孫遹金粟詞話。

少游詞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則過之。梅聖俞蘇幕遮云：「落盡梅花春又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煙老。」此一種似爲少游開先。

秦少游詞，得花間、尊前遺韻，卻能自出清新。東坡詞雄姿逸氣，高軼古人，且稱少游爲詞手。山谷傾倒於少游千秋歲詞：「落紅萬點愁如海」之句，至不敢和。要其他詞之妙，似此

者豈少哉？

少游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東坡譏之云：「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語極解頤。其子湛作卜算子云：「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言外無盡，似勝乃翁，未識東坡見之云何？

叔原貴異，方回贍逸，耆卿細貼，少游清遠，四家詞趣各別，惟尙婉則同耳。

右錄自原刊本清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

晉卿曰：「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

良卿曰：「少游詞如花含苞，故不甚見其力量。其實後來作手，無不胚胎於此。」

右錄自徐珂校刊本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

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温韋，取其神而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遂令議者不病其變，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後人動稱秦、柳，柳之視秦，爲之奴隸而不足者，何可相提並論哉？

少游詞最深厚、最沈著，如「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絕，其妙令人不能思議。

較「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語，尤爲入妙。世人動訾秦七，眞所謂井蛙謗海也。

少游滿庭芳諸闋，大半被放後作，戀戀故國，不勝熱中。其用心不逮東坡之忠厚，而寄情之遠，措語之工，則各有千古。

少游名作甚多，而俚詞亦不少，去取不可不愼。

右錄自原刊本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

少游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爲詞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後主而後，一人而已。昔張天如論相如之賦云：「他人之賦，賦才也；長卿，賦心也。」予於少游之詞亦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雋，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後者，況其下耶？」

淮海、小山，眞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求之兩宋詞人，實罕其匹。

右錄自治城山館刊本近人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

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

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少游詞境，最爲淒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爲皮相。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樹樹皆秋色，山山盡落暉。」「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氣象皆相似。

右錄自近人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人間詞話卷上。

序跋

陳後山云：「今之詞手，惟有秦七、黃九。」謂淮海、山谷也。然詞尙豐潤，山谷特瘦健，似非秦比。此在諸公非其至，多出一時之興，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其風懷綺麗者，流播人口，獨見傳錄，蓋亦泰山毫芒耳。字復舛誤，頗爲辨正。其有一二字不可校者，不欲以臆見輒易，存闕文之意，更俟善本正之。嘉靖己亥中秋日，南湖張綖識。

右錄自明嘉靖刊淮海集本淮海長短句張綖跋。

晁氏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或謂：「詞尙綺豔，山谷特瘦健，似非秦比。」朝溪子謂：「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但少游性不耐聚稿，間有淫章醉句，輒散落靑帘紅袖間，雖流播舌眼，從無的本。」余旣訂訛搜逸，共得八十七調，集爲一卷，亦未敢曰無闕遺也。古虞毛晉記。

右錄自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淮海詞毛晉跋。

淮海詞一卷，宋秦觀撰。觀有淮海集，已著錄。書錄解題載淮海詞一卷，而傳本俱稱三卷。此本爲毛晉所刻，僅八十七調，裒爲一卷，乃雜採諸書而成，非其舊帙。其總目註：「原本三卷，」特姑存舊數云爾。晉跋雖稱「訂譌搜逸，」而校讎尚多疏漏。如集內長相思：「鐵甕城高」一闋，乃用賀鑄韻，尾句作「鴛鴦未老否？」詞匯所載，則作「鴛鴦未老綢繆。」考當時楊無咎亦有此調，與觀同賦，註云：「用方回韻。」其尾句乃「佳期永卜綢繆。」知詞匯爲是矣。又河傳一闋，尾句作「悶損人天不管。」考黃庭堅亦有此調，尾句作「好殺人天不管。」自註云：「因少游詞，戲以『好』字易『瘦』字。」是觀原詞當是「瘦殺人天不管。」「悶損」二字爲後人妄改也。至「喚起一聲人悄」一闋，乃在黃州詠海棠作，調名醉鄉春，詳見冷齋夜話。此本乃闕其題，但以三方空記之，亦爲失考。今並釐正，稍還其舊。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流傳雖少，要爲倚聲家一作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曰：「秦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蔡絛鐵圍山叢談亦記：「觀壻范溫，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溫。酒酣歡洽，始問：『此郎何人？』溫遽起，叉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絕倒」云云。夢得，蔡京客；絛，蔡京子；而所言如

是，則觀詞爲當時所重可知矣。

右錄自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八集部詞曲類一淮海詞提要。

嘉慶庚午人日，書客以江鄭堂舊藏諸本一單見遺，惟殘宋刻淮海居士長短句最佳。因手校此，餘舊鈔，未校入也。

庚午人日，書客攜殘宋刻來，目錄及上卷全，中卷止有第二、第四葉。挑燈手校。復翁。

淮海居士集前集四十卷，後集六卷，宋刻本，藏錫山秦氏。余從孫平叔借校，此甲子年事也。頃偶憶及，全集中不知有詞與否？因檢校本核之，彼第有詩文，不收詞也。可見殘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蓋專刻矣。甲戌二月三十日春分節，復翁記。時已斷九，寒猶未消，狂風震屋，密霰打窗。吳諺云：「拗春冷，」今年更甚。

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見書錄解題。嘉慶間，蕘翁得江子屏家殘帙，以校舊鈔本，除長相思畢曲：「不應同是悲秋」句爲各本所無外，其餘勝處，舊鈔本悉與相同，惟稱淮海詞爲異。意丁松生藏書志所稱「明鈔淮海詞三卷」，後有嘉靖己亥南湖張綖跋者，當與此舊鈔本同出宋刊；以張綖曾刻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於鄂州，即直齋著錄本也。舊鈔本所

出既同，又得蕘翁以宋刊殘帙校定，彌足珍已。彊邨每言，淮海詞無善本，因錄此雲間韓綠卿前輩舊藏士禮居本寄之。　癸丑六月庚子望，曹元忠客讀有用書齋，寫記。

右錄自彊邨叢書本淮海居士長短句卷末黃丕烈、曹元忠跋尾。

右淮海先生集四十卷，後集六卷，吾錫秦氏世守本也。淮海集雕本，先後四家：儀眞黃中丞刻於山東，高郵張牧刻於鄂州，胡民表刻於高郵，最後李君之藻薈萃諸家，編次成帙，至今流傳坊間，而卷帙互異，篇次多不詮整。此本爲先生自定，自敍云：十卷，本傳云：四十卷，今分爲四十六卷，蓋北宋槧本，即雪洲黃氏所稱監本，惜歲久漫漶者也。先生二十四世孫對巖宮諭出以示余，爰識數語於卷尾。康熙戊戌春三月，舊史氏後學嚴繩孫。（綍按：此從故宮本移錄。）

嘉慶庚午人日，書友以社壇吳氏所藏諸本求售，中惟淮海居士長短句最佳，因目錄及上卷與中卷之二葉、四葉猶宋刻也。　余所見淮海集宋刻全本，行款不同，無長短句，蓋非一刻；而所藏有殘宋本，行款正同，內有錯入淮海閒居文集序第三葉，與此目錄後所列序中三葉文理正同；知全集或有長短句本也。　惜此已鈔補；然出朱臥菴家舊藏，必有所本矣。　買成之日，復翁記。

此册不止長短句之可寶也，前目錄後有淮海閒居文集序四葉，尤爲可寶。此前集之序，偶未散失，附此以存，俾考文集顛末。後來翻刻鈔傳之本俱無有矣，勿忽視之。道光元年四月，重檢，幷記。蕘夫。（緯按：以上均從吳本移錄。）

蕘翁得此，以校舊鈔本淮海詞，爲雲間韓綠卿所藏，老友曹君直手錄遺余，刻入彊邨叢書中。蕘翁跋稱：宋刻全集，但有詩文而不收詞，可見長短句爲專刻。此帙跋又稱：藏有殘宋本，行款正同，內有錯入序文亦同，知全集或有長短句。其說兩歧。全集藏錫山秦氏，今不知尙存否？願湖帆求得之，以參覈其說也。丁卯歲寒，孝臧跋于思悲閣。（緯按：此跋爲朱古微先生手書。）

第一卷宋刻本夢揚州換頭：「長記」二字，誤刻於上疊過拍下。雨中花：「滿空寒白，玉女明星迎笑」二句，「白玉」二字誤刻「皇」字。「在天碧海」句，「在」字下應缺一字。長相思歇拍完全，各本皆缺。惟此調又見賀方回詞卷一，作望揚州。按：楊補之逃禪詞長相思：「己卯歲留滏上，追用賀方回韻。」第二卷菩薩蠻：「翠幕」，應從毛氏本作「幔」。滿庭芳：「搜攪」，應從毛作「攬」。第三卷臨江仙首句：「挼藍浦」，應從毛作「接」。此皆微有舛誤，應校正。集中勝

處，可校正他刻者正多，亦無用余之贅述矣。戊辰冬日，吳湖帆跋於梅影書屋。

戊辰歲暮，湖帆出示此册，爲滂喜齋舊藏。計目錄二葉，淮海閒居文集序四葉，長短句上卷七葉，中卷第二、第四兩葉，餘皆朱臥庵鈔補。先後爲明吳文定、文壽承、周天球、李日華、清朱臥庵、黃蕘圃、張芙川、沈韻初所藏，最後歸潘文勤，詳見滂喜齋藏書記中。余校讀之，「鶯」字、「桓」字缺筆，足徵宋刊，而諸詞換頭皆提行書寫，又爲宋人刻詞之證。水龍吟：「小樓連遠」不作「連苑」，滿庭芳：「天連衰草」不作「天黏」，「寒鴉萬點」不作「數點」，長相思畢曲：「不應同是悲秋」句亦完好無缺，此皆宋刊佳處。惟目錄中桃源憶故人作桃椒，夢揚州換頭：「長記曾陪燕游」句以「長記」二字屬上疊，此則微有疏舛；顧無害其爲精本也。臥庵補鈔，未明言所自出。鄙意當從張南湖本補錄。余舊藏南湖刻淮海集，爲嘉靖己亥刊本。南湖名綖，即作詩餘圖譜者。集共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刊於鄂州。據曹君直元忠云：「當依陳氏書錄解題所著錄本重刊」者，是亦出於宋刊也。就此三卷中較臥庵鈔補本，已一一符合。張本諸詞換頭，皆空一格。朱鈔自阮郎歸起，不空格，不提行；滿庭芳以下至終卷，換頭概空一格，與宋刊每首提行不同；（同牌諸詞，張本書一「又」字；朱鈔作「其一」、「其二」，此

亦略異。）又調笑十首，張本先書題目，次「詩曰」，次「曲子」，（朱鈔煙中怨一首脫「曲子」二字一行。）後列「右一」、「右二」云云，其體亦與朱鈔同。然則臥庵所據，即是張本，而張本亦出宋刊，是此册彌足珍矣。蕘翁跋文推崇臥庵，頗爲有識；特未考明所據何本。因取舊藏張本斠校一過，并書鄙見於後。湖帆或不以爲非與？霜厓居士吳梅跋。

己巳七月，番禺葉遐庵丈見示故宮善本書影，載淮海集總目一葉，文集首葉，長短句首葉，嚴秋水題跋一葉。按：嚴氏跋時，康熙甲戌，藏無錫秦對巖宮諭處，淮海先生二十四世孫也。彊邨老人跋云：「全集藏無錫秦氏，今不知尚存否？」朱氏應見秋水之跋，不知已歸內府，藏之位育齋，疑乾隆間四庫進本也。此册僅存長短句首葉，互校遠勝內府本之漫漶。嚴氏跋謂：「北宋刻，即雪洲黃氏所稱監本，惜歲久漫漶」者也。兩本行款筆道全同，而此册之清楚精緻，令人神往；足徵內府本爲元印，此或北宋印也。「淮海集重雕本，先後四家：儀眞黃中丞刻於山東，高郵張牧刻於鄂州，胡民表刻於高郵，最後李之藻會萃諸家，編次成帙，至今流傳坊間，而卷帙互異，篇次多不詮整。」此秋水跋中語。七夕大雨，燈下遺悶書。（緯按：此四跋均係從吳本鈔出，後一跋亦爲吳湖帆作。）

秦太虛淮海長短句，流傳善本甚稀。余往年校刊是詞，曹君直以所錄松江韓氏本見貽，出自黃蕘圃據宋本手校，而所校宋本未得見也。後識吳湖帆，始得見潘氏滂喜齋所藏宋本，即蕘圃據以校勘者。今歲葉遐庵以影印故宮藏宋本見貽，始知錫山秦氏家藏宋本已入秘府，亦蕘圃所經見者。兩本本同出一版，而詞集或有時別本單行，致蕘圃閒滋迷惑，實則滂喜齋藏本亦即淮海全集中物也。遐庵既幸兩宋本之復見，又傷兩宋本之僅存，乃取兩宋本之闕於原版者，并合影印；其兩本皆缺者，則取潘氏本補葉，以其出朱臥庵手校精審也。遐庵又以歷代所刊淮海集，今存者尚十餘種，乃鉤考其源流統緒及字句異同，爲淮海詞版本系統表、淮海詞經見各本概要表、淮海詞經見各本字句異同表、現存淮海詞兩宋本比較表各一，復別爲兩宋本校記及兩宋本各序跋摘要，彙印於後，精密貫串，得未曾有！余聞遐庵治事精幹，不圖治學翔實亦如此！遐庵先德，三世以詞名嶺海。家學所承，遠有端緒，其所作亦把臂前賢。成連海上，能移我情，載覽茲編，逌然神往已。庚午孟冬之月，朱孝臧跋。

右諸家題跋，錄自近人葉恭綽宋本兩種合印淮海長短句。

秦少游淮海詞，宋刊可考者凡三種：一、乾道間杭郡所刊淮海全集之淮海長短句三卷本，

二、南宋長沙所刊百家詞中之淮海詞，三、南宋某處所刊琴趣外篇中之淮海琴趣。二、三兩種，今皆不可得見，世所存者祇杭郡本二部而已。一爲故宮所藏，（原藏無錫秦氏。）一爲吳縣吳湖帆所藏，（原藏潘氏滂喜齋。）且皆非完璧。世曾兼見此二宋本者，殆祇黃蕘圃。（見後幅按語。）汲古閣輯詞最富，乃稱淮海詞從無的本，其他可知。乾隆修四庫諸臣，亦未一見宋本，致疑全集分卷，爲張綖所亂而非原書之舊。（說見後幅。）自秦氏藏本入宮，滂喜齋本又秘藏吳下，致朱（彊邨）、王（幼遐）、吳（印臣）、陶（蘭泉）四家刻詞時，均未得全見此兩本。朱氏跋吳本及陶氏刊詞敍錄，均太息引爲慊事。余居海上，數與湖帆往還，因得見滂喜齋一本。嗣袁守和（同禮）寓書，謂將景印故宮藏本，閱數月而寄滬。于是兩本原狀，皆得寓目。余審諦數四，覺宋槧佳處，不一而足，且可釋明、淸兩代校刻家無數之疑。因取所見淮海詞凡十三種，彙而校之，編爲四表：一、「淮海詞版本系統表」，二、「淮海詞經見各本概要表」，三、「淮海詞經見各本字句異同表」，四、「現存淮海詞兩宋本比較表」，條分縷析，自謂頗極詳密，蓋前此固尙無人以此十三種本從事彙校者也。淮海詞經此整理，版本字句之異同變遷，胥可瞭然。因思宋本淮海詞，天壤間祇存此二部，而所存原版葉數又不一，既同出一版，似不如裒

兩本之屬於原版者，合而景印，以存其眞。因商之袁、吳兩氏，得其許可，印以行世。並附所撰四表，暨校勘隨筆各條。其兩本內序跋識語之可資考證者，一幷附入。至兩本原缺各葉，均經鈔補，而所從出不同，吳本似從張綖本出，且又出朱臥庵手，訛誤較少，故此次凡兩本無原版之葉，則用吳本之鈔補葉，而將故宮本異同注出，庶眞相可稽，而淮海詞可據此爲比較最善之本。獨惜康熙時黃子鴻尙及見之淮海琴趣，今已了無蹤跡；長沙本久不可得見，無從爲最有力之校證，是可歎也！至是書之校勘借錄，多賴張菊生（元濟）、徐積餘（乃昌）、袁守和（同禮）、趙斐雲（萬里）、趙叔雍（尊嶽）、龍萸生（沐勛）、吳瞿庵（梅）、吳湖帆諸先生之力；其繕寫則賴何君誌航、時君巽菴；合幷聲謝。民國十九年十月，葉恭綽記于上海寓廬之遐庵。

右錄葉恭綽彙合宋本兩部重印淮海長短句序。

綽按：故宮所藏淮海全集，乃錫山秦氏家藏本。其以何因緣入清宮，今不可考。向疑朱古老跋內「全集存錫山秦氏」云云，似秦氏別有一藏本。今午晤詢古老，始知其曩時亦得自傳聞，並未目驗。然則故宮所藏，蓋即秦本之全璧，吳本僅單行長短句而已。淮海全集目錄，確係自宋時即定爲四十卷，又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得此可以證明紀氏四庫全書總目以爲此

種分卷，由於明嘉靖張綖重編，蓋屬不確。至文獻通考載：「淮海集三十卷」，「三」字或「四」字之誤；宋史作「四十卷」，或祇舉文集而言，或漏載後集，均未可知。長短句以三卷爲一卷，或因篇帙無多，三卷合裝一册，故遂以爲一卷；如此解釋，則一切可以貫通無礙矣。閒居文集自序在元豐七年，時公方三十六歲，所編卷數，不能以爲定本；故不必據以疑四十六卷及三卷之編訂也。直齋書錄解題及李之藻、張綖、胡民表刊本均係四十卷，又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以意度之，淮海全集目錄確自宋時即如此編定；不過印行時或有單行之舉，而文學家記述，有時亦欠周密，遂致參差；即如故宮本嚴秋水跋稱：「右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云云，竟不提及長短句，而長短句固在該帙內；詎能因嚴跋漏載，遂謂當時未編入耶？

故宮本之鈔補葉，係根據何本？故宮原本未有聲明。然臆揣當是根據李之藻本。蓋以兩本相校，如八六子之「紅袂」誤作「紅社」，鵲橋仙之「傳恨」誤作「傅恨」，一落索之「空飛」作「飛空」，虞美人第三首之「夕陽」作「斜陽」，兩本皆同，而他本均與之不同，即其確證也。

兩本同出一版，已無可疑。惟究係何時、何地所刊？尚無確證。然竊意主乾道間刊于杭郡者爲是。蓋兩宋公私書籍，刊于杭者最多，而南宋尤盛；宋亡，其版必偕他版同入西湖書

院之庫，逮明初遂移入南雍。其不見于太學經籍志者，殆偶然疏漏耳。至由南監曾否移於北監？張綖序所謂：「北監舊有集版」一語，有無根據？現已無從考證。或者張序之「北」字，乃「南」字之訛，未可知也。

吳本鈔補葉，出自朱臥庵，當係據張綖本，較故宮本之鈔補葉爲佳。故此次付印，凡無宋版之葉，即用吳本之鈔補葉。第臥庵鈔手欠整齊，故屬何志杭君重爲謄錄，而將故宮本之異同悉注于上。故故宮本下卷末葉係原宋版，而依故宮本及吳本兩鈔補葉之行款，至末葉均不能與之吻合。余知鈔補葉之行款，必與宋本不同，致有此病。因悉心推敲，將各鈔補葉悉照原來宋版排比，如下半闋皆提行寫，及一調而有數首者，所有「其二」、「其三」等字均提行寫，到末葉恰相銜接，一字不差。足證兩本之鈔補葉，均非照原版，而此番重行鈔補爲較得其眞也。（又吳本調笑令之標題，如「王昭君」及「詩曰」、「曲子」、「右一」等字，其地位之高下，亦與原宋版不同。今據故宮本下卷第一葉原版格式，改歸一律。）民國十九年十月，葉恭綽記。

右錄葉恭綽宋版淮海詞校印隨記。

統一書號: 10018.8

定　價: 0.32 元